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東夷雜攷

李白鳳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東夷雜攷

李白鳳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東夷雜考／李白鳳著．—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8.4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ISBN 978-7-81091-764-3

I. 東… II. 李… III. 夷—民族歷史—研究 IV. K289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8）第 026049 號

責任編輯 袁喜生

封面題簽 王劉純

封面設計 鳳文傳媒

封底篆刻 劉廣祥

出版發行 河南大學出版社

地址：河南省開封市明倫街 85 號 郵編：475001

電話：0378-2825001（營銷部） 網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務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張 6.125

字 數 112 千字 印 數 1—1500 冊

定 價 15.00 圓

（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請與河南大學出版社營銷部聯係調換）

出版說明

河南大學是一所有近百年歷史的老校。自建校以來，一向重視國學研究，并形成了一支實力雄厚、傳承有序的研究隊伍，在國學研究領域可謂人才濟濟，成果豐碩。經初步調查梳理，近百年來在河大工作過的有高深國學造詣的學者包括大師級學者有數十人，出版有關著作近百種。為弘揚我國優秀傳統文化，促進國學研究的進一步繁榮發展，我們從中遴選在學術史上有一定地位、至今仍有研究參考價值的作品分批整理出版，這便是“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的由來。現對本叢書編纂出版的有關問題說明如下：

一、建校以來在河南大學（包括其前身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中州大學、河南中山大學以及后來的河南師範學院、開封師範學院、河南師範大學）曾經任教或求學的校友，都在叢書作者的人選範圍。

二、一生大部分時間服務於河南大學，以及離、退休或終老於河南大學的作者，其所有國學著作均在叢書入選範圍；曾經在河南大學求學或任教，後來離開河南大學的作者，入選作品則以在校時寫作或出版者為限。

三、叢書所收作品，以曾經正式公開出版者為主。少數確有較高學術價值而由於種種原因未曾正式公開出版過的作品，則據稿本或可靠的印本收入。

四、叢書所收作品都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代表的是當時的學術水平，難免帶有當時的種種局限。這次整理出版，在內容上悉以底本為準，不依據後來的研究成果進行校訂。

五、叢書統一用繁體字排印。在編校過程中，對原底本中的異體、俗體、簡體字做了規範化處理，錯、漏、衍、倒等技術性差錯做了糾正。根據古籍整理慣例，對傳統典籍中約定俗成的通假字、古字和特殊人名、地名等用字不加改動。

六、由於河南大學在近百年間屢經分合，數易其名，加之抗戰時期輾轉遷播，人員進出頻繁，為叢書作者作品的遴選增添了不少難度。此外，“舊著新刊”作為一種特殊的出版形式，有許多問題還在探索之中。因此，叢書第一批的出版，無論書目的選定還是具體的技術性處理，都一定存在不少缺憾。誠望廣大讀者特別是河南大學知情校友和有關專家不吝賜教，以便使以後陸續推出的叢書逐步臻於完善。

“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

編纂出版委員會

2008年3月

鳳兮歸來(新刊代序)

佟培基

今年適值李白鳳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河南大學出版社重印其遺著《東夷雜考》，列入“百年河大國學舊著新刊”中。出版社袁喜生先生囑我審閱最後之排定稿，不禁引起我對白鳳先生沉痛的思念，又檢出一九九八年八月寫成的二十年祭時的一篇舊文，回憶起先生在艱難困苦中發憤著述的情景，以及顛沛流離坎坷蹶蹶的一生，不勝悲哀。今將拙文代序與其遺著新刊出版，是對白鳳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最好的紀念。

與白鳳先生初識是在一九六九年深秋。那時我像着了魔極愛做詩填詞，受詩律的約束總寫不好，經桑凡老師介紹，去拜識李白鳳先生。在開封古城牆內鐵塔南一條偏僻小巷里，我走進了他家那間低矮潮濕的小屋，面積不過八平方米。那年他雖只五十多歲，但鬢角已經花白，面容消瘦，斜倚在一張破舊的小圓桌旁。那就是他的書桌，直徑約六十厘米，桌腿的漆色大多已磨

光，一碰就會吱吱發響。圓桌邊的牆壁上，懸挂着一個魚形圖案的缺邊瓷盤，放出暗綠色釉光，似是明清朝代的古物。對面糊着舊報紙的秫秸隔扇上，挂着一幅油畫，是托爾斯泰的頭像，油彩雖已經剝落，但雙眼却閃着深邃的光芒。我把自己的新作《游龍門石窟》、《題香山白居易墓》數首七律呈上，滿懷期望得到白鳳先生的指教。他仔細讀過後長時間不說話，似乎在思考又似乎在回憶，然後慢慢對我說：“舊體詩大可不必再寫了，尤其是你們年輕人，還是幹點別的事情好。”我當時大惑不解，望着小圓桌上堆滿的綫裝書，深感失望。我知道白鳳先生是精通古典詩詞的，年輕時曾跟柳亞子先生學過，他自己刻有一方白文印“高天厚地一詩囚”。已經記不得當時又談了些什麼，我在暮色中起身告辭。

三天後，桑凡老師捎來白鳳先生轉給我的信，拆開一看，在我的詩稿上，密密麻麻批滿了蠅頭小楷，涉及到平仄、押韻、對仗、意境等諸多問題。我大喜過望，捧讀了幾遍，反復推敲着改動過的字句。當天晚上我又去拜望他，請教寫舊體詩的竅門。“哪里有什麼竅門？”他說，“當年我常給柳亞子先生鈔詩稿，每次都認真揣摩他改動的地方，日子久了，自然就悟得其中的一些道理。”我說：“像柳亞子這樣的大詩人，定是出口成章，還會費力去推敲嗎？”他笑了，“你沒有見過他的詩稿，簡直件件都是百衲衣，真是‘吟安一個字，捻斷數根

鬚’呀。”接着他又說：“柳先生當時也勸我們不要再寫舊體詩詞了，亞子先生曾說，他是中國最後一個舊體詩人，以後不會有了，也不必再有了。”這時我才明白初見時他說過的話。幾天以後，他親手寫下一幅大篆對聯贈我，“蒼海波千尺，黃河浪百回”，并附有一封短柬說：“對於詩，咱們隨便玩玩是可以的，不必費大力氣，不如搞些研究，用有涯的生命去追尋一些無涯的東西，爲人類文化保持這個將燼未滅的火炬。”以後我才漸漸知道，一九五七年他曾寫下《長歌當哭》七律十首，被打成極右分子，開除河南大學教授公職，拘留審查，後來被押送到西華勞改農場。一切的懲罰，都是因爲這十首詩，這哪是隨便玩玩的事！

以後我不斷去拜望他，幾乎每次都見他正伏在小圓桌上寫，旁邊亂堆着一些書。我隨手拿起一本，是郭沫若著《金文叢考》，翻開扉頁，有一幅鐘鼎文的題辭，每個字旁都被紅筆重重圈過，題辭是：

大夫去楚，香草美人；
公子囚秦，說難孤憤。
我遇其危，愧無其文；
爰將金玉，自勵堅貞。

這是郭老漂泊日本時鑽研甲骨文、鐘鼎彝器而自勉的銘文。白鳳先生望着我問：“你讀過司馬遷的《報

任少卿書》嗎？”我點點頭。他又說：“如果不是腐刑，太史公也下不了決心成一家之言的。”聽到這些話，心頭有一股痛楚的暗流動蕩着。小圓桌上寫成的稿紙已不少，他正在著《東夷雜考》。我拿起稿紙，發現每兩三頁中就有半頁空白，有時大有時小，我很奇怪。他說，空白的地方都是應該摘引文獻資料之處，因為手頭沒有這些書，只能憑記憶來寫，留待有書後再補。接着他就滔滔不絕地談起這些書的內容，這時，他的目光忽然變得靈敏而歡快，他大段大段地背誦原文，而這些書都是他以前讀過的。我問他，為什麼不到圖書館去借，他沉默了，那滔滔奔瀉的激流好像突然被閘住。那時，大批文獻典籍都被貼上了封條，何況他又是個戴着右派帽子被管制的人。

記不清是誰說過，一位真正的學者，把自己的著作看得比生命都重要，他是在拚命著書。我說，都需要什麼書？讓我想想辦法。他馬上開列出一張書目，有《說文古籀疏證》、《善齋集金錄》、《周金文存》、《海外吉金圖錄》等。我在河南大學圖書館和省歷史研究所找熟人借到一些，當把書交給他時，白鳳先生雙手顫抖着，用不尋常的目光盯着我，激動得說不出話來。記得他刻有幾方藏書印：“頭白書林二十年”、“白髮圖書老不閑”、“半生辛苦為書忙”、“四十年間七聚書”。他曾多次談起解放前在顛沛流離中，自己藏書散失的情況，書是他生命中必不可少的。一天我去看他，他正坐在

小圓桌旁，十分憂鬱。原來他的老朋友施蟄存教授，從上海來信，說上海古舊書店有吳大澂的《憲齋集古錄》，問他買不買。我知道這是他最需要的書之一，可是他手裡沒有錢。自從被開除公職後，生活全靠老伴朱櫻老師在中學教書的微薄工資來維持，十幾年來他是分文無有。他說：“老妻那點工資維持生活已經十分緊張，我怎能再花錢買書？”這時他的眼神充滿着後悔，“要是知道今天連書都買不成，那時讓我認一千次罪都行啊！”他又想起了一九五七年的事。後來，在開封的一些朋友們湊了幾十元錢，一個月後，《憲齋集古錄》寄來了，他從舊畫上裁下一條綾邊，精心貼在藍色書函上，題下書名。那時經常停電，他點起蠟燭，常是徹夜未眠。一九七五年我出差去上海，曾赴愚園路拜會了施蟄存先生並談起此事，施老聽後十分感慨，並問起他的藏書情況，我說文革初期都抄走了，現在連一本薛氏的《鐘鼎款識》都沒有，施蟄存長嘆不已。以後，不斷有書從上海寄來。

那時我也好不容易得到一部聚珍仿宋版的綫裝《定盦全集》，他知道後借去，又說起過去的藏書來，特別痛惜文革初被焚毀的幾部殿本書。當他還我書時，在第三冊扉頁內題下四首絕句，其一云：“無限丹黃壓手頻，百千卷軸俱零星。鏡花水月閑中遍，不禁咨嗟憶過庭。”家中藏書的散失，在他心靈里留下的創傷是難以平復的。

“三十年代新詩人”和“新詩草草舊知名”，這也是他自刻的兩方印。三四十年代，他以犀利的詩筆反對內戰、反對投降，抨擊蔣家王朝的黑暗統治。一九三七年秋，他寫過劇本《盧溝橋的烽火》，刊於當年八月上海《戲劇時代》第一卷，後赴西安與易水寒等人導演了此劇。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五年，在桂林與柳亞子、陳邇冬、尹瘦石等參加詩人節聚會，積極宣傳抗日，抗戰勝利時他出版了詩集《彩旗謠》。他一直珍藏着一九四六年出版的《春天·花朵的春天》，由黃永玉木刻設計的封面，書中有一句詩這樣寫着：“我永遠唱着一支沒有春天的歌。”那時蔣介石撕毀了協議，內戰又起，他跑到上海，化名李逢兼任《益世報》編輯。他常以“鶉衣小吏”、“李木子”等筆名，在上海各種報刊上發表小詩。他贈給我的七律中，首聯曾說：“懷鉛提槩憶當年，彩筆時干長漏天。”

白鳳先生的書法造詣也是很高的，他總是在每天凌晨時分起來寫字。施蛰存曾當我面說過，在國內論起寫大篆來，恐怕很少有人能及上他，並寫有一首七言長詩稱贊他“大雅扶輪豈一藝”。晚年他力求突破清人的藩籬，探索金文在書法藝術上的發展變化，他常談起這方面的問題。每當有新的青銅器出土時，他總要反復研究上面的銘文。一九七五年陝西岐山董家村出土“衛殷”，一九七六年臨潼出土“利殷”，他都臨寫過十幾遍，對於氣勢磅礴的“弬尊”銘文他尤為喜愛，在

大篆書法藝術道路上,他是一位不斷向新的目標攀登的探索者。

一九七六年那個陰冷嚴寒的早春,在周總理逝世後的第三天,我去看他,他的心情很不好。他說,昨天他戴着黑紗走出家門時,正遇着居民委員會治安小組的人,看到他戴黑紗,臉色陡變,厲聲呵斥道:“快取下,你也能戴這個!”鳳老的聲音顫抖着,透過昏暗的燈光,我看到他那瘦骨嶙峋的雙肩在微微抽動,我的心也正被那巨大的悲痛壓抑着,找不出一句合適的話來安慰他。許久,他慢慢抬起頭來凝視着遠方,講起一九四五年柳亞子和周恩來在重慶時的一些往事,周恩來那時也參加過他們詩人的聚會,可是現在,“我連悼念周總理的權利都沒有了。”在那些日子里,豈止是他一個人被剝奪了這種權利,全國人民悼念周總理的活動都沉浸在血雨腥風中。清明節過後,他磨平了十幾方石頭,夜以繼日刻下“柳直荀”、“楊開慧”、“葉挺”、“方志敏”、“劉胡蘭”等,又用大篆結體刻下魯迅的一句詩:“我以我血薦軒轅。”他說:“以後我不想再刻那些閑章了,我要刻一部革命烈士印譜,刻它幾百方,振作天地英雄氣。”那些天他顯得分外衰老,眼眶里飽含着泪水,有時獨自跑到郊外的沙崗上,一任風沙狂吹。以後他更少說話,常常幾個小時伏在小圓桌上,修改《東夷雜考》手稿,直到蒼茫暮色爬上窗櫺將小屋籠罩為止。他先後將稿子寄給葉聖陶、唐蘭,同時也盼着一些

老朋友的消息，常在深夜里爬起來挑燈寫詩：“白髮氍氍一息存，故人聲歎夢重溫。青燈炤影神遍寂，冷月入懷淚暗吞……”

一九七六年十月終於到來了，葉聖陶、唐蘭從北京寄來了回信，接着陳邇冬、端木蕻良、尹瘦石、姚雪垠等老朋友的問候和詩詞使他那顆破碎已久的心沸騰起來。聶紺弩寄來一冊自刻油印的詩集《北荒草》，他朗讀着不斷擊節：“有霸氣，深得老杜神髓。”黃永玉寄來一幅色彩絢麗沐浴着晚霞的粉荷圖。一九七七年他寫下組詩《春望》，并用一大塊壽山石刻下“大治之年”。“新來喜氣上眉梢，壯志雄心俱未凋。”他的詩筆也一反往常，奔騰而歡快，可是他的身體狀況却越來越不好，二十年來那悲憤貧苦的生活耗盡了筋骨心血，他像一只從狂風惡浪中駛過來的船，已經疲憊不堪了。一九七八年，黨中央關於為右派分子徹底平反的消息傳到了開封，他興奮異常。經姚雪垠介紹，鄭州大學準備請他擔任古文字學的課程，他日夜趕寫教案。他說：“白白虛度了二十一年，我才六十多歲，還能再幹十年。”然而，正當要揚起風帆重新駛上航道時，一九七八年八月，他突發腦溢血，終日昏迷不醒。我和開封幾位朋友王澄、王寶貴開車送他到一五五醫院。當從車里抬他到擔架上時，突然他十分清醒，臉上泛着紅暈，坐起來緊緊抓着我的手說：“謝謝你們，謝謝你們。”瞳孔里放着異樣的光輝。我萬萬沒有料到，這竟是我倆今

生交往中的最後一句話。八月十八日,鳳老跳動了六十四年的那顆不屈的心停止了跳動,我並不以為他已經長眠。他說,等到右派問題解決后,要帶着河南的白酒去北京,與姚雪垠、陳邇冬、端木蕻良、尹瘦石、黃永玉等一起痛飲;要到京郊碧雲寺祭奠柳亞子;要去青島海濱搏擊那碧藍碧藍的海濤,那是他少年就學的地方。他說,在殷周青銅器分期上,專家們爭論不休,他要將舊稿《金文駢枝》及《彝銘流變考》整理修改好。他說,我還要出詩集,我要永遠唱一支春天的歌。八月二十日,在開封殯儀館為李白鳳先生舉行了追悼會,與他生前友好的書法界朋友三十余人向他告別,雪白的挽聯挂滿了大廳,官方沒有人出席。這座殯儀館曾火化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劉少奇的遺體。中午,當我親手將骨灰盒捧回他家中放在小圓桌上的時候,我才感到他真的去了,難以壓抑的悲痛從心底湧起。“人天撒手公歸早,雲海茫茫我失魂。歌哭夷門秋雨夜,碧空如墜莽昆侖。”在深秋的淒風苦雨之夜,我沉痛地走在開封的古道上,吟下這首絕句。

一九七九年,齊魯書社決定出版《東夷雜考》,委托我校訂遺稿文獻出處并摹寫青銅文字。葉聖陶從北京寄來了書名題籤,唐蘭、端木蕻良扉頁題字,曹辛之設計封面,畫出一只展翅欲飛的鳳凰。為了校稿,我集中了上百部書籍,又翻開了郭老的《金文叢考》,被白鳳先生紅筆圈過的銘文躍入眼簾:“大夫去楚,香草美人

……”我的眼睛霎時被淚水模糊了，而那紅圈却像血一樣愈加顯得鮮紅。我禁不住吟出《楚辭》中的詩句：“魂兮歸來……”

目 錄

鳳兮歸來(新刊代序)	佟培基(1)
------------------	--------

東 夷 雜 考

漢族形成的前奏(代序)	(3)
鬲族考	(18)
魚族考	(27)
萊夷曷族考	(37)
奄族考	(52)
蒲姑熊盈考	(65)
徐夷考	(76)

古 銅 韻 語

古銅韻語	(93)
------------	------

附 錄

釋亞	(137)
----------	-------

矢令簋斟斟	(142)
釋罍	(162)
義渠考	(169)
戊辰彝補苴	(171)
唐蘭函三件	(179)